

民國二十六年七月

非常時期我國音樂應有之趨向

廬山暑期訓練團印

780.1
F056
<1>

序

在昔一國政治之得失，風俗之文野，觀其禮而聞其樂，可以知之矣。良以樂之爲用也。與政事文章相表裏，乃治亂盛衰之徵兆，於自然而然之間，含默化潛移之功，可以培養高尚之道德，可以啓發應用之腦筋，其用萬殊，致效如一，考之古先賢哲，無不有音樂之涵養，中外名將，強半具音樂之知識，故聖人垂六藝之教，而以樂爲射御書數之先，蓋以其影響於世道人心者深且大也。晚近禮壞樂崩，人心漫渙，民族瀕危殆之境，社會呈懵懂之象，任其流放，行將不知伊於胡底，我

領袖忱惕現狀，亟思起而振之，夫振奮人心之道多端，獨音樂特富潛化之力，是以先聞馬賽勞動之歌，而後見法俄之革命，然則音樂教育之與心理建設，其關係顧不重歟？

文憲先生，究心中西音律之學，灼然窺其堂奧，本屆廬山暑訓，仍任教授音樂之職，手輯此編，擬爲提倡國防教育音樂之嚆矢，內容包含，皆因時代之需要，作有見之敷陳，其主張甚有可取者，竊以爲：廬山暑期訓練，不啻中華民族精神之縮影，願及此時會，利用音樂之功能，選剛健雄強之格調，作振奮蹕厲之啓發，以宏大民族之意識，庶由此初基，充播全國，俾四萬萬人同氣一呼，爲我全民族自由解放之先聲，

非常時期我國音樂應有之趨向 序

0/20x

非常時期我國音樂應有之趨向 序

二

此非常之事功，吾欲於盧訓識其胚胎，於此編觀其勝兆也，是爲序。

陳誠識於廬山

自序

音樂出自天籟，發於性情，應乎運會，韶甚善武甚美，南勳有操，大風有歌，百獸率舞，萬邦協和，應感若神，捷如桴鼓，緬古代之遺徽，徵驗蓋有如斯者，降及末世，樂章散佚，典禮淪亡，禮陶樂淑之化不行，世道人心，於以不可究詰，今乃剝極而復，百廢俱興，袖領具天縱之資，羣賢有治平之略，欲正人心，厚風俗，禦強敵衛家國，須自禮明樂備始，用播廣音，以端訓練，既有非常際遇，甯無特具之正音雅樂，貫注於全國，惜尙乏鶴的，選擇莫由，謬以管蠡見聞，本時代民族之要求，洽中外制作之源流，敢發蕤言用立方案，譴陋不周之處，知所難免，仰質高明，以匡不逮云爾。

二十六年華文憲識

非常時期我國音樂應有之趨向
序

目錄

(一) 引言

(一) 立樂之方

(二) 修身正心齊家

(三) 文章軍事

(四) 治平

(五) 慎感

(六) 作曲與樂器

(二) 今日我國音樂應有之趨向

(一) 非常時代之面面

(二) 心理建設

(三) 體用之確立

(1) 現有的音樂是否合乎時代及引言之原則

非常時期我國音樂應有之趨向 目錄

非常時期我國音樂應有之趨向 目錄

(2) 引言各點是否皆合於現表

「樂器」

「貴和」

「技術」

(A) 曲

(B) 聲樂

(C) 器樂

(四) 進行方針

「實際化」

(a) 軍事化

(b) 生產化

(c) 藝術化

「消極的」

「積極的」

(五) 指歸

(三)聲樂與民族性之關係

(一)聲樂在中國之地位

(二)中樂衰落的原因

(三)聲樂之關於民族性

『聲樂本身之改造』

『聲樂之影訓』

(四)聲樂之偉力

(四)選曲

(一)樂曲入人之深及其因果

(二)世界樂壇之鳥瞰

(1)娛樂派

(2)純正樂派

(a)古典派

(b)羅曼派

非常時期我國音樂應有之趨向 目錄

非常時期我國音樂應有之趨向 目錄

(c) 民族樂派及近成派

(三) 欣賞及消遣的選擇

『克己的』

『啓發的』

(四) 實用的選擇

(五) 家庭學校軍隊社會之推行

(一) 引言 (一節錄歷代哲言)

(一) 立樂之方 「樂記」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于戚羽旂。謂之樂。

「樂記」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后動。

「樂記」樂至則無怨，體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

「史記」凡王者作樂。上以承宗廟，下以化兆民。

「明黃佐」天地之氣。其本諸心乎。五聲五官。六律六府也。誠合神應而樂興矣。

「樂經傳」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者不可亂。則無怙慝之音矣，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臣懷。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

非常時期我國音樂應有之趨向

非常時期我國音樂應有之趨向

二

其政散。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

『樂經傳』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反正也。

『樂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致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于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於是有悖逆詐僞之心。有淫佚作亂之事。是故強者脅弱。衆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

『樂記』論（詞）論（音）無患。樂之情也，欣喜歡樂，樂之官也，中正無邪，禮之節也，莊敬恭順，禮之制也。

『書經』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

『白虎通』太平作樂以防淫。

（二）修身正心齊家。

『說苑』孔子曰，樂不獨自樂，又以樂人，非獨以自正，又以正人。

『樂記』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

『樂記』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

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教。樂行而民鄉方。可以觀德矣。

『樂經傳』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也，歌咏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器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惟樂不可以爲僞。

『樂經傳』樂也者施也。禮也者報也。樂樂其所自生。禮反其所自始。樂章德。禮報情，反始也。樂也者。情之不可變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統同。禮辦異。禮樂之說。管乎人情矣。

『樂經傳』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心中斯須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

『樂經傳』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樂必於聲音。形以動靜。人之道也。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於此矣。

『昭平』君子聽樂以平其心。

『五經通義』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所以禁奢恥，滌邪志，通中和也。

非常時期我國音樂應有之趨向

「孫卿子」夫樂者。審一以定和，率一以定禮。

「阮籍」樂者，使人精神和平，衰氣不入，天地交泰，百物來集。

「史記」音樂者，所以流動血脈，通流液神而和正心也。

「漢書」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樂之所發也。

「左傳晏子」先王之濟五味和五音也。清濁大小出入周旋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而德和也。

「樂記」正聲感人，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

「周禮」以樂教和，則人不乖。

（三）文章軍事

「曾國藩」樂律之不可不通，以其與兵事文章相表裏。

「五代史」唐莊宗以自譏歌曲協律教軍有「馬頭纔轉，衆聲齊作，故人力戰，竟忘其死」句

「吳志」周瑜少精音樂，三爵後有闕誤，瑜知之必顧，故時人曰曲有誤周郎顧，「曾國藩」古人以用兵之道，通於聲律，故聽音樂而知兵之勝敗，國之存亡，「樂經傳」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槁木，倨中矩，句中鉤，累累乎端如貫珠，故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

之，長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樂經傳」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仰俯詘伸，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也，夫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鐵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儕焉，喜則天下和之，怒則亂者畏之，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

「明吳繼」詩經一部，乃周之全樂，十五國風，王侯卿大夫士庶者，如明良南風之歌，韶之遺也，商頌五篇，瘦之遺也，通用之樂也，小雅燕饗之樂也，大雅朝會之樂也，周魯二頌，宗廟郊社之樂也。

(四)治平

「樂記」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政刑，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樂記」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流以散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

「樂記」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

非常時期我國音樂應有之趨向

「樂記」天地之道，寒暑不時則疾，風雨不節則饑，教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時則傷世，事者民之風雨也，事不節則無功，然則先王之爲樂也，以法治也，善則行象德矣。

「樂記」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曄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起奮未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辟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

「樂經傳」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輝動於內，而民莫不承聽，禮發諸外，無民莫不成順，故曰禮樂之道，舉而錯諸天無難矣。

「經樂傳」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長鄉里之中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故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節奏合以成文，所以合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

「樂經傳」詩云肅雝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雝雝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爲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爲之，上行之，則民從之，詩云誘民孔易。此之謂也。

「通書」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

「周禮」大合樂以和邦國。

「史記」雅頌之音理而民正。嗚噉之聲興而士奮，故其調和諧合鳥獸盡感。

(五) 愼感

「論語」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不圖樂之至於斯也。

「隋書」文帝性恭儉，不好聲伎，嘗遣牛弘定樂，曰，非正聲雅樂，皆令罷之，「樂記」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喜怒哀樂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后心術形焉。

「樂記」土敝則草木不長，水頽則魚鼈不大，氣衰則生物不遂，世亂則禮慝而樂淫，是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慢易以犯節，流湏以忘本，廣則思姦，狹則思欲，惑條暢之氣，滅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賤之也。

「樂記」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邪慢隋辟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口鼻心知，皆由順正以行其義，然後發以聲音，而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管蕭，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

「樂經傳」子夏曰，鄭音好亂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

非常時期我國音樂應有之趨向

非常時期我國音樂應有之趨向

八

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

『昭平』君子聽樂以平其心，

『樂說』聖人作樂不以自娛，以觀得失之效，故不取備於一人，必須八能之士，

『史記』凡作樂者，使萬民咸蕩滌邪穢，斟酌飽滿，以節厥性。

『白居易』善變樂者，變其數，不變其情。

『文心雕龍』詩爲樂心，聲爲樂體，樂體在聲，瞽師務調其器，樂心在詩，君子宜正其文，好樂無荒，晉風所以稱遠，伊其相諠，鄭國所以云亡，

(六)作曲與樂器

『詩正義』五帝以還，詩樂相乘，故有詩，則有樂，

『元吳業與黃明達書』古者樂府之說，樂家未必專取其詞，特以其聲爲主，又曰，漢武帝定郊社，立樂府，與司馬相如等作詩賦，又採秦楚燕代之謳，使李延年稍協律呂，以合八音之調。

『呂氏春秋』樂之務在於和心，和心在於行適，

『晉阮籍』樂以敘志，舞以宣情，然后文以采章，昭以風雅，播以八音，感以太和，『琴』琴操曰，伏羲以修身理性，反其天真也。

絲『瑟』宋陳氏樂書曰，瑟者閉也，以懲忿窒慾，正人之德也